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绚丽青春

傅雅萍 李约信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绚丽青春

傅雅萍 李约信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绚丽青春/傅雅萍, 李约信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67-1

I. ①绚… II. ①傅…②李…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108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开头的话

滔滔黄河水能否容下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拳拳爱心
滚滚长江浪能否载得华夏子孙对祖国的炽烈真情

朋友,您去过哈尔滨美丽的清滨公园吗?您可曾注意到掩映在苍松翠柏,劲草鲜花中那尊塑像吗?那焕发着青春光彩的脸颊上戴着一副宽大别致、彰显个性的眼镜,镜片后面深邃的两只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就是革命烈士金剑啸,他是集绘画、文学、戏剧、诗歌于一身,才华横溢,俊逸潇洒的一位艺术家。

朋友,您参观过东北烈士纪念馆吗?当您瞻仰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民族英雄时,可曾看到以文艺为武器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的金剑啸烈士的遗像和他的生平与光辉事迹吗?

20世纪30年代初,金剑啸从由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归来,给哈尔滨乃至东北萧索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春天般的清新气息。他的作品紧紧贴近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为东北新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是东北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领导者,是党最忠诚的儿子。

他执笔如矛,揭露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讴歌中华儿女英勇顽强的抗日壮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腥风血雨的阴霾日子里,他像一只在暴风雨中搏击苍穹的海燕,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为了祖国解放,为了民族尊严,他壮烈牺牲在日本法西斯的枪口下,献出了他绚丽的青春年华!

他那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永远照亮广大爱国者的心灵。

朋友,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金剑啸的理想、追求、事业、生活与爱情,让今天的我们应该思索些什么呢?

一 美丽丁香城

是1927年的哈尔滨。

夏，正是丁香花盛开的时节。无论是松花江畔、马路两旁，还是当地居民的院落和各国侨民的楼前楼后，株连株的丁香树，一簇簇，一丛丛，翻蓝抖紫地吐露芬芳，绽放得蓬蓬勃勃！那深紫淡蓝，那浅粉微藕的花朵，如一团团紫色的雾光，又如一片片紫色的云霓，真是极美呢！它花朵虽小，却香幽溢远，满城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称奇的是，这座新兴城市缘何有几十种丁香树？原来除本土的一些品种外，还有好多是外国侨民从南北欧移来这里的。

一座城市便是一部历史，而坐落在广袤丰腴的松嫩平原、依傍碧水银涛，被誉为“东方巴黎”、“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却不像中原地区那些历史悠久的名城故郡经过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漫长岁月逐渐形成。哈尔滨历史短浅，没有经过缓慢艰难的经济积累阶段，这座城市的形成是缘于俄国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通航，使客货运输四通八达。铁路由这里延伸，西达里斯本直通欧洲；东联俄国海参崴，横贯欧亚，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之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再加上有了水旱码头以后，这块沃土就如芬芳四溢的花朵，惹得俄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的几十万侨民蜂拥而至。他们抢地盘、盖楼房、建教堂、设衙门、开银行……

哈尔滨原本是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小渔村，只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一跃而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她举步伊始，便向国际化城市迈进。那密集的欧式楼房、那集世界各种风格的教堂建筑，那放射型的街道等，无不展示着她青春风采和充满异国情调的独特风韵。

这座城市的突兀出现，好不令人迷惘，如梦如幻，似乎在不经意间，就从悠悠地松花江漂来的一样，更像童话中的魔幻故事，在荒凉的土地上，一夜之间神奇般出现一座美丽的城堡。

当时，有个耐人寻味的顺口溜，哈尔滨三大块，道里、南岗加道外。南岗设衙门，道里开买卖，道外住的是“老博代”（俄语译音，意为劳工）。大多数外国侨民居住在南岗区与道里区。这里的白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到夜晚，灯红酒绿，舞影重重，繁华瑰丽，直闹腾到深夜。而到早晨，就是日上三竿，这里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偶有送牛奶的小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更显得清晨的静谧。

而道外区，中国居民密集的地方则不然，太阳刚探出头，大街小巷早已人声鼎沸了。兜揽生意的吵嚷声，各种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尤其是有点像北京天桥的北市场，更是热热闹闹，乱乱哄哄。

今天，人们说是个黄道吉日。

家住北市场附近桃花巷的金家，张灯结彩，一大清早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原来是他家 17 岁的少爷娶媳妇。

二 逼婚

金府那中式的二层楼房，上上下下焕然一新，各个房门都挂起一对对大红灯笼，每道门扉都贴上红喜楹联。

大门的喜联：

门楣：新婚宴尔

左边：龙凤呈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

右边：珠联璧合永结同心地久天长

一楼客厅的香案上那金黄锃亮的一对大蜡台上，插着两尺多高的红蜡烛，八仙桌上更是摆满了各种糕点和丰盛的水果，贴在玻璃窗上烫金的红喜字熠熠生辉，隔壁那间屋子就是新房了。金府楼上楼下，可谓琳琅满目，花团锦簇。从中可看出金家主人对少爷的婚事多么重视。

外面搭起宴请宾客的席棚里，每张桌上都摆好了吃碟、酒杯、羹勺、碗筷；炉灶上热气蒸腾，厨师们正在熘、炒、烹、炸，忙得汗流满面。

“花轿到巷口了！”一个小伙计大声喊道。

附近几条巷子的市民，有的闻声跑到桃花巷来看热闹。一群孩子们前蹿后跳地笑着，叫着，索性随着颤颤悠悠的花轿跟着进了金家大门，这时，随礼的男女宾客们迅速地围拢过来。

在人头攒动中，只听司仪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喊道：

“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霎时间，鼓乐大作，一片喜气洋洋。新郎的父亲，文业堂印刷局老板金蕴章及其妻子更是乐不可支，热情地招呼着男女宾客们。

突然，小伙计张之伦跑过来把新郎的父亲拉到一旁，在他耳畔悄声说：

“老板，新郎失踪了……”

这轻轻的一句耳语，犹如一块巨石，“咕咚”一声砸在父亲的心窝上！原本泛着红润，溢满喜悦的脸上一下变得苍白起来，声音颤抖地：

“承，承栽他，他跑了？！”

母亲更是慌了手脚，埋怨地：

“小张啊，千叮咛万嘱咐，让你盯住承栽，可你，你怎么让他跑了呢！”

“我，我实在憋不住，就要尿裤子了，谁知道去厕所解手这工夫他就不见了……”

司仪不见新郎的身影，着急地跑过来找金蕴章夫妇：

“拜天地的时辰到了，可新郎不在场啊！”

司仪见金蕴章夫妇满脸焦虑的神情，他有些狐疑，估计是出什么事了。未等他开口问，小伙计张之伦立即向他说明了情况。鬼机灵的司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金蕴章夫妇安慰道：

“请二老先别着急，喜堂那边我有办法拖延结婚典礼的时间，这宅院十分严紧，这会儿少爷不可能跑出去，先派人在楼前房后找找吧。”说着，他就聚拢来几个小伙计，煞有介事地向他们“嘀咕”些什么，小伙计们连连点头，这司仪才转身走去。

唯恐漏出破绽的司仪，堆着满脸笑容来到前庭，扯开嗓门儿宣布：

“现在搀新娘到洞房去‘坐福’！”

当时民间风俗，让新娘坐在一把斧子上，是祈福之意。有位娘家婆，不解地问：

“刚才，新媳妇在俺们娘家那头都‘坐福’了，怎么到婆家这边还要坐呀？”

另一个娘家婆说：“这是什么规矩呀？”

“新规矩呗！”司仪口若悬河地顺嘴胡诌起来，“现如今哪，讲新潮，说新派，新娘子在女方家‘坐福’之后，还要在男方家‘坐福’，讲的是男女平等嘛！这样就把婆家和娘家的福都给‘坐’来了！”

金家几个小伙计按照司仪的“旨意”热烈地烘托着：

“娘家婆家都要‘坐福’这多好啊！”

“是呀，男女平等嘛！”

“还是这新派好！等我娶媳妇也要这新派！”

那几个娘家婆互相看看点头说：

“这新规矩好！好哇！”

“是呢！福禄越多越好呗！”

“新郎新娘都有享不完的福哟！”

“……”

这时，有一个宾客满脸怀疑地问道：“咦？新郎呢？”

“是呀，这拜天地怎么不见新郎呢？”

胸有成竹的司仪，堆着满脸戏谑的笑着说：

“新郎藏起来喽！”

“藏起来了？”

“也没犯法，为什么藏起来？”

人们困惑不解地面面相觑。

司仪“呵呵”地笑着说：“给新郎找个地方藏一会儿，这叫‘藏福’，和‘坐福’一样，也是取个吉利！往后哇，金家永远藏着福气，福寿绵长，洪福齐天啊！”

“好！好！‘藏福’好！”

“福寿绵长！洪福齐天！”

小伙计们又叫着，带头鼓起掌来，这热烈的气氛感染着宾客们。

“下面，搀新娘子进洞房去‘坐福’！奏乐！”

又一阵鼓乐齐鸣。

住在乡村小镇的娘家人，第一次到大都市参加这隆重的婚礼，真是大开眼界，备觉荣幸。有一个娘家婆说：

“等我儿子娶媳妇，也按这大城市的新规矩，新派头，图个大吉大利！”

于是，娘家人在鼓乐与鞭炮声中，高高兴兴地簇拥着新娘走进洞房“坐福”去了……

金家前楼与后面一排平房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形成一个很宽敞的院落。这庭院有很高的围墙。平房东侧有一间不被人注意的耳房，它不住人，里面堆放些家用的什物，权当仓库用。

此时，这间库房里的小窗前，站着一个学生装束的大男孩。暗淡的光线照射着他那清秀英俊的面庞，脸色显得十分苍白；浓黑的剑眉下面那原本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大眼睛，此刻像笼罩一层雾霭。他轻轻地摇着头，透出内心的无比痛苦。他就是金家的新郎、当时哈埠诗坛上正冉冉升起的新星——少年诗人金剑啸。

他是在小伙计，他的好友张之伦的帮助下，逃到这里“避难”的。听着从前楼传来的“噼噼啪啪”、“咚咚当当”的鞭炮声，仿佛把他的心炸成了碎片，心在流血啊！他紧咬嘴唇，在心里呐喊着：“父命难违也要违！”他在煎熬中苦苦地思索，如何逃出这深宅大院……

那是半月前，父亲把剑啸叫到面前：

“承栽，你铁心要放弃学医，爸不和你闹了，就依从你，从此，我再也不逼你返回医科专门学校了。可有一宗，你不能就这样在家待下去，该子承父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

剑啸惊诧地：“爸！你，你说什么呀？我年纪还小呢！”

“不小啦！早成家，早立业。十三四岁娶媳妇的也不少见，你都17岁了。”

“是啊，承栽儿，你没见左邻右舍，十七八岁当爸的多着呢。”母亲在一旁补充道。

那个年代，包办婚姻，早婚风气盛行。父母为了早抱孙子或是给家多

添个劳力，就给十几岁甚至八九岁的孩子娶媳妇，大媳妇小女婿的现象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父亲见儿子欲走，便把他按到椅子上坐下，威严地：

“听爸说！这姑娘是早年咱家在沈阳城时，一个远亲的女儿，虽说没读过书，还比你大几岁……”说到这里，他观察着儿子的脸色，语气缓和下来，“承裁，你是个孝顺孩子，要体恤爸妈的苦心啊，为了咱文业堂印刷事业的昌盛，爸一天到晚厂里厂外忙碌着。你妈本来身子骨就不硬朗，她为这个家日夜操劳，还有弟弟妹妹们拖累着，就盼你早早成家，也好减轻你妈的负担。”父亲深深地叹口气，“爸妈一天天老了……”

剑啸心里在想着“对策”，根本没听父亲说些什么。父母见儿子默不做声，没有反抗，认为事态有了转机，心里宽慰许多。

母亲忙补充道：“这姑娘长得壮，论干活，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等过了门……”

“好了。”父亲用眼光制止母亲的话，唯恐言多语失，惹恼了儿子，便“趁热打铁”地，“就这样吧，后天就过财礼，尽快筹备婚礼……”

“别说下去了！”剑啸忽地站起来，由于激动，那俊美的面颊，顿时涨得紫红，斩钉截铁地，“这门婚事我坚决不答应！就是将来结婚也要和一个与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女孩生活在一起！”

“父母之命，怎敢违抗！”父亲有愠怒了。

“怨儿不能从命！”

他转身冲到门口时，只听父亲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

“你给我站住！”

剑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顶撞过一向疼爱他的父亲，也从未见过父亲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父亲吼道：“承裁！今天不许你走出这个家门一步！”

剑啸停下脚步，果断地：“我再说一遍，这婚事我坚决不答应！”说完便抽身疾步跑了出去。

父亲母亲深知，若想让儿子顺顺当当地答应这门婚姻是不可能的。

可这婚事还一定得办。于是，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主意：决定背着儿子先把财礼给姑娘家送去，然后，找个算命先生，择良辰选吉日，就拜天地成亲。但一定要在娶亲当天再告诉儿子，不然，夜长梦多，会出意外的。等花轿进门，木已成舟，生米已做成熟饭，那时，儿子身置宾客盈门、吹吹打打、锣鼓喧天这热热闹闹的大场面中，一定会顾及爸妈的脸面，他不会闹腾起来的。

“他爸，就这么办吧，娶亲拜了花堂，煮熟的鸭子跑不了的。”

父亲母亲很得意这一“上策”，当然，也就按此计行事了。殊不知，这个“上策”，正是给自己儿子套上了难以挣脱的沉重枷锁，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婚姻！

躲避在后院仓房里的剑啸，耳畔传来的鞭炮和锣鼓声，对他犹如受鞭笞一样疼痛。

“怎么办！怎么办！难道甘愿引颈套上那封建枷锁，毁掉自己的一生？不！绝不！”

流血的心在呐喊！他望着外面的院墙，想翻过这堵高墙谈何容易？可死活也要冲出去，他刚要出仓房门时，突然，父亲母亲进来了，后面跟着小伙计张之伦，他抱着新郎穿戴的衣帽，偷偷瞥了剑啸一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剑啸转身走向窗前，心想，任爸妈怎样逼迫绝不屈服。他倔强地背过脸去，等待父亲的雷霆之怒。

父亲怕把事情闹得更僵，强压怒火，没开口，示意妻子劝说儿子。

母亲走过去，紧紧握着剑啸的手，嗫嚅地：

“承载儿，我的好孩子，赶快换上新郎官的礼服，就等你去前楼三拜九叩，行娶亲大礼啦……”

“妈，我不去！”

“承载儿，就听爸妈这一次吧！”母亲含泪哀求道。

“不！你们这是害我呀！”

这时，司仪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在父亲的耳边悄悄说：

“金老板，拜堂的时辰过得太久，再拖下去眼看就露馅儿了！”

已是焦头烂额的父亲，心里很清楚，此时若对儿子硬逼，逼急了会出大乱子的。他只好对儿子哀求道：

“承载儿啊，新媳妇已经娶进家门了，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让爸妈怎么办？咱家下帖子请来了这么多亲朋好友，还请了哈埠印刷行业的好多头面人物，若不举行婚礼，黄了，散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柄啊！让世上人贻笑大方，戳爸的脊梁骨，爸的脸面都丢尽了，这奇耻大辱，你让爸将来在印刷界怎么抬得起头？今后在世上怎么做人啊！”他见儿子仍无动于衷地背过脸去，便颤颤地说，“承载儿，爸求你了，爸给你磕头……”说着便双膝跪在地上。

剑啸震惊了！他回过身慌忙扶起父亲，看见平日尊严、刚强、从未低声下气过的父亲，双唇抖动着，满含热泪，乞求地望着他；又见一向温柔善良的母亲已是泪水洗面，泣不成声了。此情此景，他那颗坚强的心软化了；耳畔传来的鼓乐声如钢刀扎心般疼痛，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流下来。

“爸，妈，我去……”

三 洞房花烛

这座国际都市已包容在万家灯火之中。

金家的结婚盛典总算“圆满”结束了；贺喜的宾客们陆续散尽……

剑啸的父母为了给儿子操办婚事，多少个日日夜夜已折腾得憔悴不堪，筋疲力尽。此时，也去后房歇息了。

洞房之中，那两支流泪的腊烛，睁着红肿的泪眼望着未眠的新郎新娘。

夜，为何这般寂静？静得有些怕人；伫立在窗前的剑啸，仿佛置身于荒宅野冢。他凄楚的目光，透出内心无比痛苦与悲哀。他痴痴地望着窗外月光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那一簇簇丁香……冥冥中，似乎幻化成他心仪的那个清纯俊美的女孩阿莲，她款款地向他走来……

剑啸在心里叫着：“莲！莲！”

眼前浮现出他与莲姑娘在雨中相遇的情景：

那日清晨，微风轻扬着毛毛细雨，每逢这种天气，喜欢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剑啸，出门从不撑伞，乐意让那似有灵性般的雨丝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他穿过一条街时，刚才还是似霰轻雨，此刻已是雨声“沙沙”了。他本能地把帽檐拉低些，加快脚步。

忽然，随风飘过来一把橘红色的油纸伞，飘旋到他脚边挡住他的去路，当他弯腰欲拾起它时，一个身着一袭藕紫色纱裙的少女向他跑来……

“哦，这是你的伞吧？”

“是的，谢谢。”少女很有礼貌地回答。

他把伞递给少女便急匆匆向前走去。

少女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在心里叫着“是他？是他！”她犹豫一下，喊道：

“剑啸哥！剑啸哥！”

他循声回过头去，隔着雨帘只见方才那个女孩追了上来。

她迅速把伞举过剑啸头顶，笑着说：

“剑啸哥，认不出我了？”

他看了一眼这女孩，有些困惑地：

“我并不认识你呀。”

“真的记不起我了？”

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在女孩那姣美的脸上逡巡着，忽然，眼睛一亮：

“噢！你是莲吧？”

莲大方地：“是呀！”

那是一年前，剑啸在他同学家见过莲，可从来没有交谈过。莲是他同学妹妹的好友，自他考入医专后，就再也没见过莲，对莲自然也就淡忘了。

而莲对在诗坛上已初露锋芒的少年诗人剑啸却有很深很美好的印象。她看到他与她好友的哥哥在一起谈诗歌、论绘画，弹琴歌唱，这对热爱文学、喜欢文艺的莲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成为她心目中的偶像。只可惜，后来再没有机缘与他谋面。今天雨中不期而遇，令莲格外惊喜！

小雨不停地“沙沙”下着。

剑啸亲切地问：“莲，你要去哪里？”

“去果戈里街，陶老师家。”

“噢，正好，我和你同路。”

莲脱口而出：“我好幸运呢！”

剑啸见莲擎着伞，下意识地拍了一下头，歉意地：

“我来撑伞。”他从莲那纤柔的手中接过油纸伞，不无幽默地，“我来，不然，你总把它举过我头顶，岂不累坏了你这金枝玉叶？”

莲眨着美丽双眼道：

“那我可得让你赔呢。”说着“咯咯”地笑起来。

那一串串铜铃般的笑声在蒙蒙的空中漾开去……

他们一路攀谈着，不觉间走到了果戈里街的街口。

“剑啸哥，我到了，往里一拐就是老师家了。”

“我送你到门口吧。”

“不必了，别耽误你去办事。”

话虽如此，可她那白皙的脸上分明掠过一丝不易被察觉的眷恋神情。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的，太阳已露出了笑脸，一道绚丽的彩虹架在天边。

莲见剑啸仍旧举着伞，忍俊不禁“嗤”地笑出了声。

剑啸意识到自己傻傻的动作，不由得“呵呵”憨笑起来。收拢了雨伞，当把伞递到莲的手中时，他注视莲的那一瞬间，似乎，一下怔住了。一路上，在“沙沙”作响的雨帘中，只顾撑着伞与莲交谈，始终没有正面仔细看看莲；此刻，他惊异地发现莲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美人了！他像一位画家以审美的目光欣赏着一幅油画那样端详着莲。天生丽质的莲，两道微弯的细眉下面，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睛像湖水一般澄净、幽深；那玲珑的鼻子配合着红润的小嘴，更透出她的灵秀、聪慧；那油亮乌黑的两条发辫上打着翩然若飞的蔚蓝色蝴蝶结，显得活泼、姣美，被雨淋湿的纱裙熨帖着她窈窕的身材，呈现着清纯少女的曲线美……他被这美震撼了！怎能不令情爱生活一片空白的少年剑啸怦然心动；正如诗人歌德说的“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他觉得莲有一种少女的朦胧美，神秘美……

莲娉娉婷婷的情影消失在街巷尽头……

剑啸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吟着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
远了……

他们开始交往。剑啸引荐莲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并经常借给莲一些进步书籍。两人曾在江畔林荫道上散步、谈心，也去过太阳岛划船……

从此，他心目中珍藏起令他心仪的莲。他喜欢她、爱她，但是，对理想、事业执着追求的剑啸，认为现在恋爱尚早，因此，一直未向莲吐露自己的心声。

而莲呢，总想表达出对剑啸的爱慕之情，可羞于启齿，几次欲言又止。一天傍晚，他送莲回家的路上，莲忽然停住脚步，深情地望着他：

“剑啸哥，这个星期天，晚六点，我们还去道里江畔那棵大榆树下见面好吗？”

他思忖着：“晚六点……好吧。”

“剑啸哥，你就是有事晚到，我也一直在那里等你，我要向你说出我……”她羞涩地，“不见不散！”说完，转身疾步跑去。那美丽的身影，翩跹着少女的纯真，渐渐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父母背着剑啸定下今天娶亲的日子，正是莲与剑啸约定在松花江畔会面的时刻。

“莲！我对不起你啊！莲！”洞房中的剑啸在心里嘶喊着。

端坐在床沿上的新媳妇，耳边总响着娘家婆们对她说出的话：

“姑娘，你有福气呀，金家少爷长得浓眉大眼，可俊着呢。”

“人家识文断字懂事理，这样的姑爷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此时，她多么想看一看自己的如意丈夫啊，可她牢牢记住娘家人的嘱咐：

“龙凤盖头不许新媳妇自己拿下来，破了这个规矩不吉利。必须新郎给揭开，这样夫妻二人才能和和睦睦，白头偕老。”

性格倔犟，急性子的新媳妇捺着性子焦灼地等呀、盼啊，却始终没有新郎的动静。

“也许他根本就没进来这屋子吧？不，他分明在这里啊，那为什么还不到我身边来？嫌我长得不漂亮？嫌我比你大几岁？嫌我没读过书？嫌我家穷没有陪嫁……”她在心里猜测着。

过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忽有鸡鸣之声传来，已是三更天了。她的心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刚娶过来就受到这样的冷遇，自卑、委屈、无助，令她“嚤嚤”地哭泣起来。

这哭声惊动了伏在案头似睡非睡的剑啸，朦胧中，他喃喃地：

“莲，是你在哭吗？莲……”

新媳妇听到自己的丈夫在洞房中居然叫着另一个女孩的名子，心里像是翻了五味瓶，她忍无可忍，“忽地”一下把红盖头扯下来！边哭泣边说：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可这是天命啊，谁能拗过老天爷的安排呢？”

死寂的洞房中，忽然响起新娘说话的声音，这让剑啸一下清醒了过来，他慢慢抬起头，没有转过脸看新娘；屋门上贴着的“天作之合”、“洞房花烛桃李笑”、“才子佳人得意时”这俗不可耐的楹联，赫然映入他的眼眸，他气愤至极，纵身把它们扯下来撕成碎片，向空中一扬，使劲踢开房门毅然绝然地冲了出去……

父亲金蕴章为什么执意要给儿子早早完婚呢？还是从金家的身世说起吧。

四 迁徙哈埠

金家是满族后裔，早年家住北京。据说先祖曾在朝廷做过官，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一向清正廉洁，关爱黎民。正因如此，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屡遭奸佞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以“直言犯上，策反朝廷”而遭贬。

19 世纪末叶，金家落户东北古城——沈阳；祖辈严厉教育后代“绝不容许有参政为官者”，金家一直守着清贫。到了剑啸父亲金蕴章这辈，他只念了两年私塾，学过“千字文”、“四书五经”，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为了养家糊口，14 岁时，父亲让他去学刻字手艺。他人聪明，刻苦好学，几年工夫，就成为有着高超刻字手艺的小青年。经过苦挣苦熬，自己总算开了片刻字店，又娶了一位贤惠温存的媳妇，日子过得虽然艰辛，小两口却恩爱爱。

转过年 1910 年 12 月 15 日黎明时分，金家小主人“呱呱”坠地了，一家人就盼望生个男孩，一朝如愿，乐得合不拢嘴。这孩子是金家的全部希望啊！初为人父的金蕴章，苦思冥想，给儿子起个名子叫金承载，又起了个字叫培之。“承载”、“培之”，其含义是什么？也许视“手艺”为生计之保障的父亲，盼望儿子将来承传自己的技艺，从而经心地去栽培这棵幼苗吧？

一家人克勤克俭地经营着刻字店铺，粗茶淡饭的生活倒觉甘甜。谁知，好景不长，小承载不足 3 岁时，南满地区发生了一场空前严重的鼠疫，大人孩子，男女老少一茬茬地死去，整个沈阳城和周边广大农村都充满了死亡恐怖！

真是祸不单行，死尸的气息在天空和人们心中尚未消散，一场兵燹骤然降临。1912 年 6 月 19 日，沈阳驻军突然哗变，在大北关横街一带纵火抢劫，黎民百姓惨遭荼毒，大量难民离开故土逃难他乡。在天灾、兵燹重压下，金记刻字店也被迫关闭了。一家人生活无着，缺粮少柴，常常断炊。